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琯

滋溪文稿卷三

元　蘇天爵　撰

記

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

陝西行中書省每三歲當貢士十三人解額或弗克者非主司之罪也承事郎儒學副提舉張君敏裒集八舉計偕之士勒名于石以記文為請昔我太宗皇帝平金

之四年干戈甫定朝廷草創即遣斷事官珠格納宣差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劉中廵行郡國程試故金遺士中選者復其家蓋興文以為治儲材以待用已造端于斯焉世祖皇帝建號紀元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於是乎備屢詔臣下訪求治經術學孔孟之道者至元十有一年乃命儒臣文正竇公默文獻姚公樞文正許公衡文康楊公恭懿集議貢舉條目之詳具載于策書是時賢能衆多治化熙洽故弗果行成宗武宗屢以是形于詔

旨至于仁宗念故老之日亡嘆人材之不足於是適遵
祖武損益舊制闢進士科網羅賢俊今三十餘年而陝
西鄉薦登第者共十九人夫雍州山川高厚而深遠其
人質直而慎重導之以善易于興起始者世祖之居潛
藩賜京兆以為食邑首徵許文正公典司教職所以作
新斯文表帥多士郡人楊文康公以興學篤行模範鄉
邦名聞天聰徵入禁近國有大政謀猷是資其後集賢
蕭公𣂏贊善同公恕皆能敦守名檢崇尚經術迄今海

內纂其風采方延祐賓興之初陜西省憲屢延蕭公同
公較其文藝則是邦文獻源流之盛師友問學之傳豈
他郡所能及哉盖木之生也非雨露長養不足致其材
士之教養豈異于是且百工之為宮室器用猶必資之
規矩準繩矧治天下者可獨恃其材智所及而不師法
于古歟比自昔國家隆庠序以育士制科目以取材非
特以備觀美而已然而興學作人今朝廷責成于風紀
之司天爵忝貳西臺恒以弗克奉承明詔為懼茲因張

君之請謹述列聖設科取士之本而告之士之服官政者當思行其所學堅其所守夙夜無懈力圖報稱勿負國家求賢圖治之意庶乎其可也至正四年秋七月壬寅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蘇天爵記

慈恩寺題名記

至正甲申之仲春潤月戊辰余偕侍御史瑪摩經歷爾實理都事宋秉亮御史觀音寶尹忠楊惟一卓思誠潘惟梓照磨王頤管勾房温呼圖克布哈遊于樊川覽陟

春之和暢欣品彙之敷榮觴詠倡酬抵暮始還是秋九月己酉值簿領之清簡樂歲時之豐登又偕都事楊惟一御史托和齊托卜管勾房温呼圖克布哈遊于慈恩寺徘徊臨眺逌遷至曲江而歸一歲之中凡再遊焉前時同行者則已别遷他官存者獨予與幕府楊君兩架閣而已念夫遊觀行樂之有時而出處聚散之不常何必追尋陳迹始興感嘆耶

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進士知貢舉翰林學士歐陽玄同知貢舉禮部尚書王沂考試官崇文太監楊宗端國子司業王思誠翰林修撰余闕太常博士李齊監試御史寶格趙時敏於是國子積分生試者百二十人中選者十有八人將登名于石天爵適長成均進諸生而告曰自昔國家崇庠序以育士嚴選舉以取材豈直觀美而已盖非學校不足致天下之才非賢能不克成天下之治故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夔典樂以教胄子殆

及成周始有鄉舉里選之法是則公卿貴胄之教養凡民俊秀之賔興豈不秩然而有叙歟我世祖皇帝定一函夏興造功業而禮樂之文賢良之選蓋彬彬焉乃以中統二年命相臣許文正公為國子師而成均之教益隆列聖承統有光前烈既增弟子之員又進出身之階而成均之制益備天爵弱冠忝為胄子伏覩祖宗建學育才之美先賢設教作士之方潛心有年始獲充貢今列官于斯而又深嘆其規模之宏遠典型之尊嚴夫

明經所以脩身也脩身所以致用也士負才能遭時見用豈但庠序之光朝廷實有賴焉然則諸生學古入官佩服國恩尚思所以報稱之哉是歲夏五月戊戌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記

七聘堂記

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審其時而後動合乎禮而後應是以屢名而不行者非敢故為亢也蓋本諸道義之正循乎禮節之宜自古君子進退出處之際莫不皆然

愚于故贈平章政事張文忠公深有慕焉公起諸生致位至中執法其牧民則為賢令尹入館閣則曰名流司臺諫則稱骨鯁歴省曹則號能臣是誠一代之偉人歟至治初公由中書參預以親老謝政而歸屏居田里凡踰八年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不果起及聞西土凶荒一命即駕罄思竭力出幣發粟全活生靈不知紀極斯其胷中所藴豈尋常者能窺其萬一哉方公之西行時適作新堂于濟南宣化里第門生今翰林承

旨張公名之曰七聘之堂蓋以著公之節也至正五年
天爵來作憲使公之子太廟令引求記其堂昔先子與
公同朝雅厚故不敢辭甞聞君子立身莫重于保守名
節大臣為政莫急於康濟斯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富鄭公安撫京東會河朔
大水民多流亡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

貯之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於是活流民五十餘萬是古之聖賢其出而用於世者皆所以為天下也然則公之去就庶幾合乎古人之道乎夫以公之文章傳海內德業具國史斯不待贊而彰也特發其出處大節以為世之師表焉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難進易退之風審其度時合義之制則立人之朝必無貪位苟祿之恥矣是歲冬十月癸酉趙郡蘇天爵記

新樂縣壁里書院記

古者學校之設所以明彜倫而興賢材也蓋彜倫不明則不能以立教賢材不興則不足以敷治甚矣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遂有序於國有學夫內外學制既嚴教養之方又備玆隆古治教之盛後世有不能及者矣我國家勘定中夏治化斯彰興學之典屢頒於詔書而山林清曠之地亦有建立黌舍以為清修遊息之所者焉新樂永壽鄉壁里書院者趙氏兄弟作之以誨來學者也初趙氏僅有中人之産

其父孝弟力田兼通陰陽五行之説母亦賢明延師以教其子久之鄉鄰從學者衆黌舍至不能容始捐家貲修建書院中為禮殿以祠夫子顔曾思孟十哲列馬前樹儀門翼以兩廡後講藝之堂東西樓士之舍合五十楹堅完可久割佽神里田三百畝以廪師生經始于至正四年三月告成于七年五月監察御史楊君俊民表以書院之號郡縣之官既蠲除差役復言於朝請設學官欲其規制永久而弗替也嘗聞先賢之言曰善言治

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言人材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今海宇寧謐法制具張第患人材之不足爾夫中國者聖賢之教所由興也禮樂之用所由出也遠近之人所則效也新樂雖曰小邑近在邦畿之中山川清淑之氣朝廷治化之隆豈無豪傑出而為世用者耶書院之設豈苟云乎哉蓋善風教而淑人心明禮義以厚鄉黨莫大於斯故其幽深寂寞之濱朴野淳一之俗

講誦乎詩書六藝之訓訪求乎聖賢千古之迹庶幾作新其人觀感于善不然將見為狂為愚倀倀冥行無所依歸豈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乎苟非讀書好義之家則亦孰知以是為重乎嗚呼世有田疇連阡歲收萬鍾終歲不捐一錢寧有興學作士以化其鄉里哉天爵間嘗行過新樂之境瞻拜璧里先聖祠下登堂以聽諸生之講習蓋亦彬彬有足嘉者方今朝廷開設貢舉三年大比旁求碩彥聿脩治平他時璧里之士將有經明行脩

以應有司之選則中國文明之盛人材長育之多而遠近皆有所則效焉非徒以稱觀美而已趙氏之兄曰恕開元路教授弟曰愿孝義處士孝友雍睦為一方之楷範云是歲秋七月辛丑記

新城鎮東嶽祠記

真定之新城鎮漢新市之縣也廢於晉復於五代至宋省焉鎮有東岳祠不知始造歲月金明昌間穹殿修廊規制甚偉毀于貞祐之兵國初我先祖尚書府君帥里中

父老新之今已百年水旱疾疫禱焉夫山川之神五岳最大而岱為之宗古之王者歲時廵狩望秩以祀後世人主登封降禪禮文繁縟民因一時之好尚遂以成俗玆東岳祠宇所以遍天下也雖然山川之靈能出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及四海其功利之溥如此矧今是祠有禱多應民之報祀不亦可乎

浙西察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詔立行御史臺于大江之南歲命

監察御史六人分行三省及十道憲司于以振肅綱維省觀俗化察吏貪廉詢民利病凡有聞見悉聽舉行省府藩方吏牘又從而稽核焉其任不亦重歟江浙行省總閫浙江東三十餘郡地大人衆其獄訟之所興錢穀之所出視他省為劇六察之官歲按臨者號稱不易至正八年監察御史承直郎前進士高昌普公原理朝列大夫海岱劉公廷幹以是秋九月由建業巡行歷浙入閩周數千里明年二月復歸至杭凡所經過郡入留必

旬餘民之訴訟者聽之事之廢弛者舉之官吏材能者薦之貪暴者黜之孳孳奉公無不盡心耆老為之驚嘆官僚為之震悚先是杭有回祿之厄察院既一新之廳事猶未有名二公于是表曰霜清又將題名于石徵愚為記嘗聞自昔國家造邦之始莫不掄材以授官勵己以圖治迨夫承平既久法制寛簡人情不無怠弛而患得患失之徒樂燕安苟且之習天下之事日入于壞故必登崇峻傑脩明憲度肅清其政作新其人而治化之

隆斯有望焉惟我世祖皇帝肇建臺憲官秩之清峻規模之宏遠任賢去邪正民表俗其為後世慮至深遠也今天子纂繼祖武思致丕平既尊耳目之寄又嚴牧守之責皆所以為民也然地有遠邇吏有能否政有美惡故必遣風紀之臣盡咨諏之實世之治忽始能悉焉蓋上下之情通則政平訟理和氣薰蒸年歲其有不登民庶其有不被其澤者乎士君子極一時之選居清要之徒高明足以察姦廉平足以服衆然後稱所任使天下

之事可得而治矣今二公踐敭之久名譽之崇文學政術之美來者以次書之俾後人覽觀名氏思慕風采其克有以繼之哉通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蘇天爵記

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

至正六年十月江浙行中書省始命浚治杭州郡城河渠明年二月卒事宰臣愼于出令僚吏勤于督工庶民樂于趨役於是河流環合舟航經行商旅由遠而至食

貸之價不翔稚髦莫不皆喜公私咸以為利矣又明年
冬天爵承命參預省政幕府輿林請紀其事于石古者
立國居民則恃山川以為固大江之南其城郭往往依
乎川澤又為溝渠以達于市井民欲引重致遠必賴舟
檝之用歲月既久寧無湮涸則加浚治之功焉然勞民
傷財昔人所重居藩省者必得清慎之人知愛民為本
則能倡其衆官郡縣者必得廉能之臣知奉 公為職則
能集其事否則克有成功者鮮矣杭州為東南一大都

會山川之盛跨吳越閩浙之遠土貢之富兼荊廣川蜀之饒郡西為湖昔人釃渠引水入城聯絡巷陌凡民之居前通闤闠後達河渠舟航之往來有無之貿易皆以河為利或時填淤居者行者胥以為病在上者日理政務有不屑為長民者壓于大府不敢擅為觀望因循天下之事日漸廢壞有志于當世者可不為之長慮乎歲在乙酉天子念東南貢賦之煩勞閔民生之彫弊詔命國王丞相江浙省事王威儀有度中外具瞻又命翰林

學士承旨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公讀書守法不矜不揚曾未數月百度脩舉乃詢民之利病衆以河渠不治為言丞相咨于官僚而允合謀於憲府而僉同平章公總其事于上檢校官李益杭州路總管趙璉董其役於下又以掾曹十餘人分治其工南起龍山北至猪圈壩延袤三十餘里尋以冬寒止役春復役之郡中郛外支流二十餘里共深三尺廣仍其舊悉導湖水注之為役四萬二千五百工用鈔八萬五千貫復慮上出塗泥

值雨入河命諸寺載而積之江滸又新木閘者四石梁者一其經營謀畫皆出乎章公心計指授𣸣則鹽漕備風濤所儲工則僦諸庸保恐民之不知申以永久之利防吏之為奸嚴以煩擾之禁公治事必暇親行河上以撫㥂之以故人忘其勞事克以集嘗聞自昔有天下者皆立法制以維持之又選材能以奉行之下至封疆城郭河渠津梁各有官守掌其厲禁是以脩治有方啟閉有時小大得職民物安堵況治水者當行其所無事則

績用有成而鹵莽滅裂之徒或者力欲僥倖覬一時之功未有不為民患者也觀夫杭州浚治河渠之事宰輔謀猷之賢任人嚴謹作事周密誠足以為後世之法哉故備述之俾來者尚弗廢前人之功永為一方之利也歟

新陞徐州路記

至正戊子夏六月丙寅朔詔陞徐州為路職從三品割滕嶧邳宿四州隸焉越六日辛未乃命同知浙東道宣

尉司事布延圖爲達嚕噶齊海道府副萬戸雷好義為總管都漕運司副使塔海呼圖克為同知江浙行省都事烏雅思温為判官廬州路經歷陳義為推官雲南廉訪司經歷哈喇布哈為經歷賜印章給乘傳旣已涖事頒布章程敷宣政教申畫其封疆版籍其民衆郡制凛然一新明年諸公以書屬天爵載之于石古者建邦置都以域兆民典則脩而治化興年穀登而人民育殆夫承平歲久任或匪人姑息偷安刑政日紊民有嗟嘆之

聲災異因之而作甚則饑寒無以為養盜竊羣起當國
者懼作新政令撫綏黎元期于天下無事而已我國家
治平百年海內殷富適者甲申之秋有盜起于沂莒之
間擁旗鼓入城邑掠人民募囚徒共益其黨火廬舍刦
府庫爭取其財橫行曹濮滑濬相衛諸郡西抵太行由
滋洺而歸郡縣弛于久安盜至皆相顧無可奈何朝廷
聞之遣兵馬使偕衛士發兵逐捕老稚脅從多被誅夷
姦黠者或變姓名潛匿隱處伺官軍還復出為盜而徐

泗陳蔡之民連歲驚擾河淮左右舟車幾不能往來廟堂始以為憂丁亥之冬詔遣工部尚書偰哲篤同僉樞密院事蔡受益相度便宜二公行視山川形勢之險要詢求郡國控制之緩急皆一一圖上方略云初盜起時樞府請于邳州之北黃墹城屯阿蘸軍士人九百扼其行路盜委曲避之出入乎徐宿滕嶧之境徐宿則隸歸德滕嶧隸益都遠者相去六七百里近者一二百里每聞盜發必請命于大府大府又請命于朝廷然後出號

令調士卒盜已刼鹵而去雖乘急傳皆後時無及矣此政令所以不行盜賊所由滋也徐之為郡控扼南北被山帶河以為固其人悍勇尚力蓋自古用武之地也漢晉皆號重鎮在唐建武寧軍當歴徐州為路滕嶧邳宿地皆與徐相錯宜以四州來屬負郭之民置彭城縣治之遷滕之滕縣于薛城裂滕之西南四鄉治之東北六鄉滕自治之分黄堌城軍士五百自思州甲馬營南至臨清遞運東至河淮津渡各守其要害又以淮東宣慰

兼元帥府總其軍改移揚州一萬户統兵戍徐仍令淮東憲司按臨凡徐之文移悉得達于六部俾上下節制有等遠近救援得宜事至不失其機令行必中其會庶幾國家經久之利宰臣以聞天子悉可其請官府民庶果皆稱便焉嗚呼政有因革事貴變通古之人考方域審形勢分畫廢置不守故常皆所以為民也且民之為盜亦豈其本心哉第以有司會斂之虐加以比歲雨暘之愆民罹窮苦使有不幸陷于刑辟者矣昔有以患盜

為問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長民者誠能以仁愛存心廉慎律己民知有恥相帥為善又豈有寇攘之足患歟漢渤海郡盜起龔遂為守盜乃悉平朝歌有盜連年未獲虞詡為長賊遂解散此郡縣有盜精擇守令為治之明效也故有國家者山川之修阻城池之高深固所以域民也然而選求循良惠養鰥寡其先務乎今徐州既陞為路爵秩之崇任使之重省憲臨制之近官屬承奉之勤可謂盛矣然來者當思其脩政興化

扶善戢姦俾郡人永享太和承平之澤仰稱朝廷建官

圖治之意不亦偉歟

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至正九年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適年穀豐穰政務

清簡方思所以道其民者奚先正其俗者何尚常州路

儒學教授盛君以書來請曰昭起諸生叨承郡學自揆

迂疎不足以為人師朝夕是懼顧瞻夫子之宫歲月滋

久棟宇敧傾丹䨼漫漶不有以新之何以表朝廷尊崇

之德嚴士民仰止之心乎於是謀諸郡守而克合稽諸學廪則有餘乃以八年三月經始次年五月落成改建大成殿三十二楹濶六丈有八尺高及深皆五丈深又五尺規制宏偉可謂浙右儒宫之冠以東廡迫近移而廣之更作中門欞星門凡聖賢像設戶牖祠宇繪塑有加于前中唐左墄悉用玉石頗為文記之以示永遠謹按郡乘常之學肇于唐李栖筠為刺史創禮殿于荊溪館南率諸生行鄉飲酒禮宋太平興國中改築于郡治

西南今廟學是也我國家混一南土七十餘年德澤休養生齒繁庶文教漸隆不亦宜乎且浙右之地若蘇湖常諸郡土壤肥沃民務佃作歲賦租米數百萬石漕海以供京師孔子嘗適衛曰庶矣哉弟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天下承平日久治化當興矧浙右民多富足則教之之道當何如哉昔者安定先生胡公之為蘇湖教授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而當時太學亦取其法以為教其弟子成德達才者莫不皆有用于世一時人物之盛實造端于斯焉嗚呼胡公教養其效若此後世學校之制獨不能有以繼之乎或曰胡公之學古學也今學者方從事于貢舉寧可同歟是不然夫今之貢舉革近代聲律之陋復隆古正學之規朝廷立法既周諸儒講論又至試之以疑義者所以使人通經學古明乎道德性命之本達乎詩書六藝之文非章句括帖之是

尚也繼之以古賦制誥章表所以驗其登高能賦則可以為大夫應制代言則可以敷號令非雕蟲篆刻之為工也終則試之以制策于以考古今治亂之原推天地事物之變民之利疚政之美惡皆得指陳他日措諸實用將見真儒善治之效出焉雖然此特試之以言也不尚察其行歟故必孝弟稱于鄉閭信義服于朋友始得賓興于鄉薦之春官貢于天子之廷論定而後官之其所學所能不有胡公所謂經義者乎所謂政事者乎常

州自昔文物之邦方宋盛時士之同日賜第者五十三人郡守校官皆增秩受賞近歲貢試浙省亦有擢置掄魁者焉夫國家之設貢舉所以求賢才也學校者養士之原賢才之所出也然世有古今而人之生同具此理山川人物流風遺俗之傳精神意氣之相感寧無可望者歟比者朝廷慨雨暘之失時敕守令之所責選賢求治德至渥也常州廟學初成朝散大夫監郡某通議大夫總管某皆新領郡事月望謁拜泮宫講誦聖賢經訓

當思作新其政鼓舞其人俾為經濟之學以贊隆平之治庶幾國家興學育材之美意藩省化民正俗之至願哉

鎮江路新修廟學記

聖天子臨御多方勵精為治慨雨暘之失時愍民生之不足屢命中書選擇守令惠養元元條制六事程其殿最而學校興舉其先務歟夫學校者所以化民隆治也庠序不修則治化何由而成是以有國家者當以興學

為務又必得良守令而後其效著焉至正八年冬天爵
承命參預江浙省政聞郡縣官屬有聲者十餘人鎮江
路總管李侯世安其一也侯到官歲餘政事修舉江南
行臺御史浙西部使者往來郡境民數百人共言其賢
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賜金織幣表侯治效九年秋大脩
廟學至冬告成校官王鏞韓天與以書來言曰始者李
侯覩學宮故獘議繕完之乃稽學帑擇士之老成者㪅
應紳俞希魯司其出納又得吏之廉敏者童克仁董其

工程凡殿廡堂筵齋講庖庫門庭大小二百餘楹木之腐者易之瓦之穿者補之壁之欹傾者正之丹雘之漫漶者新之遠近觀者聳焉侯治事之暇督視惟謹工樂趨役士喜來集買地學舍之傍為路以達通衢植杏前山其下為壇選官民子弟八十人朝夕肄業延名儒春秋堂試取業優者賓興于鄉耆宿就食於學醫卜禨流則去之儒吏待補于郡行能清慎則進之於是文物之盛課試之嚴可謂備矣願為文刻石昭示永久丹徒縣

尹吳舉亦以為請天爵伏念起由諸生忝列大藩喜承
宣之得人樂教育之有法不敢以蕪陋辭夫國家之興
廟學非第棟宇垣庭之偉俎豆鐘鼓之修崇尚儀文而
已蓋欲尊其道也尊其道者所以施之於政化其民爾
故古者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
非此不足以言政也方今朝廷法隆古之治精牧守之
選程之以殿最之方期之以歲月之久治化之興誠有
望焉或謂江淮民俗澆瀉喜相告訐奈何純任德教治

之乎嗚呼潁川中國之地也趙廣漢治之俗易以暴韓延壽黄霸治之俗易以善豈潁川之俗異乎顧長民者導之何如爾蓋大江之南土壤肥饒其人喜誇而尚氣少有所訟則百計以求直貪者舞文以撓政縱欲以求獲是以民被譁訐之名吏少清白之譽夫好善而惡惡人之常情在上者因民富庶訓之以詩書迪之以禮樂則俗何以不古若哉矧鎮江名郡江山之高深習尚之朴野又遇李侯脩治學宫敦尚名教將見風俗與化移

易仰稱聖天子養民圖治之意乎李侯世家京師先參政忠靖公歷任累朝有聲中外侯蚤承家訓長遊成均由監察御史分憲淮東擢拜是官清慎有守孜孜愛民陳郡政不便者數十事治獄訟未決者又數百事扶壞拯廢皆勇為之監郡馬合謨豈弟樂易僚寀協恭不撓故其政為稱首因紀廟學之成而并書之來者尚克繼之哉

滋溪文稿卷三

滋溪文稿卷四

元 蘇天爵 撰

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重職守以謹遷次推名氏以稽美惡為後來者勸也進士始貢于鄉未有設施而亦載名于石葢以觀文運之升降考人材之崇卑則於朝廷得賢敷

治之盛葢有徵焉古之有國者儲才以為世用非事至而後圖之也故盡攬天下之才共成天下之務否則世弗克濟者多矣我國家混一之初取才宋金之遺不乏用也治平既久耆舊日亡開設貢舉網羅賢能登崇治功其為後世慮不亦大歟昔者皇慶之時肇定鄉試之所由兩都十一行省河山之東二宣慰司及真定東平共十有七貢士之制三年大比度郡縣之遠近驗户版之多寡凡國士諸國士漢士南士各七十五合三百人拔

其文學之尤者取百人焉其試於真定者河間保定順德廣平大名彰德衛輝懷慶九路取合格者二十有一國士各五漢士十一其始也或闔郡不薦一人今則應書之士幾六百人是可尚矣然則諸君子盍亦深思國家設科之本歟非第求其文辭之工惟願得人以為治也故詢于所居之鄉則欲知其孝弟信義之行問其所治之經則欲考其道德性命之學試之以應用之文則可見其才華之美策之以當時之務則可察其治世所

長他日立於朝廷仕于縣郡大則謀王體斷國論次則治民事決獄訟夫如是何患人才之不足天下之不治乎或者竊聞時政之所尚掇拾貢舉之緒餘鑿經傳以傅世好剌邪説以阿主司豈國家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耶且昔之為文者命于氣立于志成于學者也覽者獨不可以知其人之所存乎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典貢舉所取之士文章如蘇曾道德如程張皆于是舉得之一時所尚詭異之辭痛裁抑之然則士之不可趨時

好也明矣今燕南諸郡列居中土皆古聖賢過化之地禮樂政教所由出也賢才所由以生四方以為則效者也當漢唐宋金之世文武將相之儲經術詞章之粹皆于斯而取焉矧今國家治化涵濡之久山川清明之蘊庠序教養之隆則賢能之興又豈近代所可及歟故自延祐以來燕南賓興之士廷對賜及第者三人省試擢置倫魁者三人亦可謂之盛矣雖然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之士也其餘則亦不能無所勸焉茲題名記所由立

也真定郡教授郭鵬摶學正録趙應辰李時中考求累
舉鄉貢姓名載之于石屬予記之間嘗伏讀科舉初詔
有曰經明行脩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
隆夫士不至於真儒治不本於學術則先王發政施仁
之實何以及于天下乎嗚呼士之懷材抱藝出應有司
之選當窮經脩身施於有政弗專事於空言庶不負朝
廷求才圖治之美及郡學官表名樹石之意哉

羅山縣三皇廟記

羅山三皇廟歲久將壓縣尹田侯實撤而新之棟宇完美丹雘輝華像設既嚴祀享孔敕醫知起敬民賴以康礱石廟廷將勒文以示永久至正壬午之冬予官鄂省道出邑中聞民頌侯之美又明年春予改西臺復過其邑侯已代去檢校官馬君以民之意乞予文其廟石夫江淮之間郡縣十餘羅山獨當孔道候迎殷劇田侯風紀起家擢掾兵曹由集賢選令是縣其律身以廉撫民以慈馭吏以肅治事以勤于是百廢脩舉縣日以治既

新三皇祠宇復葺孔子廟堂興秀民于學而驛舍道途悉加繕治侯皆捐俸以倡未始有取于民是年時雨愆期飛蝗將至侯齋沐祈禱雨隨霑足蝗亦不入州符縣覈實荒田以增賦税侯以非朝廷命不敢擾民江西茶司設局大勝關下雖征課千餘貫吏因緣騷動鄉邑侯請均課與民除去蠹吏因有罪當杖怨家賄獄卒誣以病因欲殺之侯親察視因得不死嗚呼侯之事神治民可謂備矣其著之金石固宜蓋嘗聞之古之為治者當

世難方解不可復以煩苛嚴急御之必寛大簡易以息其民及天下既定則建久安之業成長治之規正紀綱以脩憲度興禮樂以施教化蓋承平日久則人情安肆法制浸弛豈惟一邑一州之為然歟自非剛明果斷之材不足以振起其俗作新其政故天子任宰相任百官選公卿以治其内擇守令以治其外内外相維庶功成矣今海宇清晏朝廷屢下德音訪求民瘼守令選之蓋尤重焉然或千里相接而無一賢守百里相環而無一

賢令豈人材不足以及于昔歟抑亦奬勵之方有未至歟觀田君之爲政若此世亦何嘗無人哉雖然天下之事或慎厥始而怠厥終謹于微而忽于著田侯位日以高名日以起尚思祗慎其職與古之良吏並稱于世不亦宜乎

志學齋記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蓋周衰戰國一時習俗所尚非人性之本然也夫以中國風氣之高厚朝廷政治

之深淳人生其間鼓舞變化又豈無所自乎昔者國初
丞相史忠武王之治真定教行俗美時和歲登四方遺
老咸往依焉若滹南王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頤齋張
公西庵楊公條山張公學問文章之富言論風采之肅
豈惟時政有所裨益而縉紳儒者皆仰賴其聲光模範
以成其德焉當是時為郡學官者則有侍其先生乘之
吳先生蓋臣硯先生伯固張先生世昌授徒于家者則
有安氏祖孫馬氏父子仕于中朝若翰林學士李公參

知政事王公宣慰使周公御史中丞于公皆其人也是則百年以來公侯大夫之所表師父兄師友之所教養衣冠人物相繼而作者其盛矣乎蓋非儀刑之正不足以興其化非見聞之富不足以動其心故居于家庭則能愛親而敬長行于閭里則知尊老而慈幼其流風善政淑艾于後人者既久而不衰也予生十年從親入京比者來歸故家遺俗淪落無幾李生子充惠然見訪愛其動作之雍容文藝之清雅間以志學名齋徵予為記

子充世本晉人愛吾風土來家于斯故以鄉郡文獻淵懿告之然士志于學則亦始于讀書而已夫易詩書春秋禮記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皆聖賢之言也其所載者皆聖賢之道也子充能沈潛以求其義敦篤以踐其實不惑于異端之説不安于凡近之俗則心之所存學之所至將日趨于聖賢之域豈第一鄉之所慕而已耶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今予年日以邁學日以退聞先生長者之

行凜乎不能企也思鄉閭風範之舊邈乎不及見也是則所可憂者不亦甚乎故願與子克共勉之也

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孔子廟者國初李侯天祐為尹時所作也時河朔新去兵難侯芟荊棘以立官舍久之田野皆闢乃建儒宮俾邑人知向學焉前至元時尹劉恭增修兩廡大德初監縣帖里海涯繪十哲及七十二賢像泰定四年監縣那海尹劉定安以講堂土階勿稱用甓易之復廣西

齋以居師生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之位又以禮殿漫
漶兩廡欹傾遂一新之於是文學掾耿世榮來請曰國
家治平百載邑之廟學始完將刻石以告來者俾嗣葺
之又曰甚矣世俗之難喻也今學者僅能執筆曉書數
其父兄已命習為吏矣顧為記以惠教之天爵曰豈獨
新城為然是則天下之通患也夫國家建庠序于郡邑
延儒士以為之師蠲徭役以復其家蓋曰敷教以化民
育材以輔世列聖臨御屢下詔書罔不以是為意為守

令者奉行其可不至乎昔蜀郡守文翁以蜀地僻陋遣郡縣小吏開敏者詣京師受業業成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起學宫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宫弟子為除更徭每出行縣從諸生明經飭行者與居縣民榮之爭欲為學宫弟子由是蜀郡大化比齊魯焉新城燕督亢之地也土沃而俗美北去京師不二百里非若蜀地之僻陋也邑中又多名鄉碩輔在金時有若宣政殿學士高漢回中書令時立愛故家遺俗猶有存者聖朝

以來則有丞相東平王御史大夫高昌王賜田封戶在
焉而故治書侍御史崔公思義燕南廉訪使趙公晸皆
家于斯歲時冠蓋不絶者亦足以儀刑觀感矣為父兄
師帥者可不知所以風厲之歟蓋化民成俗必由乎學
詩書禮樂之教治天下之本也刀筆筐篋之習趨一時
之急也學者誠能舍其近者小者而圖其大者遠者焉
則方聞之士充于朝廷孝弟之風行于鄉邑庶幾列聖
興學作士之意乎天爵少游成均及其入官忝列公卿

之後故知祖宗右文崇化之盛敢以是為邑人告是役也尉張節史鏞典史楊中皆左右之克相其成世榮學行純謹訓授多方將見邑人有所興起矣六月庚辰三月甲子謹記

新城縣學田記

新城燕督亢之地也古稱土壤肥饒溉以西山紫泉諸水故凡植物豐暢茂遂邑方百里北去京師僅二百里士卒屯列其左右公卿分地交于前後而官府民庶公

私之田及朝廷頒賜釋老以為永業者又不與也夫一邑之中其地如是之美居者如是之多欲無侵漁爭奪之患蓋亦難矣邑有學田百八十畝散在四鄉之野歲入租粟五十餘槖千餘束教官張節慮為豪强侵奪疆界之不明也伐石志之屬天爵為之記嗚呼井田學校王政之本也後世經界之法既壞明倫育材尚賴庠序存焉然而教養之法在乎師表之嚴敦勸之方責諸承宣之寄而聖賢之祀享弟子之膳羞是皆學田所出可

不正其疆界乎夫世之學田往往湮沒者何也蓋今之校官無刑罰可施則人不知所懼無圖籍可考則吏易以為姦故必大書深刻斯能彰示永久焉雖然長民者所以專其政也為師者所以司其教也若夫治化洽而禮讓興風俗淳而民庶化豈獨耕者讓畔于野是則政教有成庶幾隆古之治乎

文水王氏增脩塋兆記

正議大夫晉寧路總管王侯國器既承寵命褒贈其父

祖請於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銘其隱德遺善于碑又刻宗人世系于碣又各題石表識其墓及陳祭石于前乃謂天爵曰先世塋兆翁仲石儀已具封樹祭田家人所居皆次第成之子其書于碑陰俾後人守之庶幾永久而勿墜也按王氏先墓在太原文水縣云周里東距汾河數里之近比年河流填淤夏秋之交水衍溢於墓域侯築土四圍高十有五尺濶八尺水害遂息樹松柏榆柳凡八百章欝然暢茂墓域舊惟三畝王氏族大且

盛塋不能容侯買地五十畝以二十畝為塋地餘為祭田三畝為宅作室四楹令家人居之鑿井及泉以資溉漫葢所以致謹于先兆者周密深遠是亦人所難能者哉天爵曩讀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五曰宗以族得民說者謂百夫無長則亂一族無宗則疎古人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紊親疎有别而不二族墳墓以塋之合廟祀以享之後世廟制既亡而族塋之禮猶在士之

有志于古者尚可得而稽焉故既設冢人之官祭于墓則有尸是聖人制禮出于人情之所不忍以廣其孝思之誠者亦不得而廢也然則冢墓封樹之崇又可不致敬乎近世士大夫家爵秩以華其身賜祿以畜其妻子或值親喪歳久弗葬者有之或仕逺方子孫不知其先墓者有之聞侯之風不亦甚可愧歟夫河東之俗本于儉嗇侯起家試吏仕至良二千石㢘以律己儉以養身俸稍所入以歳時奉先嚴事宅兆為篤先儒有言謹家

諜而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侯其孝矣乎侯曰國器之少也後世父拜于墓下有術者言此地當出官人今承祖考之訓列官三品吾何能有哉皆先世之澤也又嘗誡族人曰比見世人或因窮乏斬伐丘木賣以為薪吾子孫有若此者族中長者當痛責之以懲其衆庶其人羞愧自悔起敬起孝又况國制明有厲禁人豈可被不孝之名蹈兹刑憲以辱父母之遺體乎是則侯之望于後人者至矣昔者侯掾秋官先公適主幕府及拜

御史又與天爵同日被命是以侯交吾家最舊故因其請遂為之記以表其孝行來者尚嗣葺之而無壞也至正五年秋九月朔旦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蘇某記

金進士蓋公墓記

故金進士蓋公之墓在真定路真定縣新市鄉新城鎮之北原墓前列石翁仲四按登科記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集英殿放進士七十六人第一甲三人第二

甲七人第三甲六十七人其第一甲第一人遼陽張甫第三甲第四人則蓋公也諱侁字子威不知别歷何官今里人第呼為縣令豈治民有聲故流傳於後世歟新城本漢奴之南天平城以其隔滋派二水置縣立市交易故名新市初隸中山晉氏南遷遂廢唐初五代嘗一復之其後又廢至宋始改新城蓋氏不知其所由從兵後子孫流落他邦墓皆荒廢不治予先世墳墓在新城南一里至正八年天爵奉敕為先參政郡公樹碑乃帥

里中父老趙某龎某劉某張某亦為蓋公侯治其墓仍
建石以表之夫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隋唐皆設科
目以詞賦取士名卿碩輔往往由是途出金之制度大
抵多襲遼舊得人之多寡致治之汙隆係乎法制教養
有疏密小大之不同焉是歲考士之法以天地無私覆
載為賦發倉賑乏之餒為詩正心以正朝廷為論中選之
士若武簡如趙渢周昂趙文昌蕭貢孟奎孫椿年
楊庭秀路元皆有名蓋公昂椿年俱真定人也昂尤知

名嘗為監察御史戸部郎官其父伯禄大定五年進士卒刑部郎官墓在真定縣南仰陵原事具中都轉運使王寂所述墓銘可考然在朝者姓名顯而彰居郡縣者事迹多無所見方大定之世中國富康年穀豐衍民至以小堯舜誦其君則一時治效可覩矣其為守令者豈僥倖茍且之徒所能得哉觀夫世宗初年守循良者陞之貪汙者誅之詢試詳密賞罰嚴明其致治之盛感民之深豈偶然歟蓋公之歿今一百五十餘年而里人猶

以縣令稱之則當時能官可知矣又案泰和令諸塋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石柱二事令以蓋公石儀攷之則暮年遷官不止縣令而已嗚呼秦漢以降中原兵難相尋雖以聖賢陵寢將相王公丘墓湮沒弗治者多矣可勝嘆乎然子惓惓于蓋公之墓者以鄉先生故也父老相傳有石碁者與蓋公同試省闈被黜夫數家之里一歲被薦者二人可見承平文教之盛也予嘗讀金

野史世宗時近侍有請廢科舉者上召太史張浩問曰自古人君有不用文士者乎曰有曰何人也曰秦始皇世宗怫然怒曰豈可使朕效秦始皇為人乎由是科舉得不廢蓋世宗之明張浩敷陳之力也且古者國家建置官儀施設號令必得賢才乃能奉行然人才之生何世何地無之是以設為鄉校貢舉教養選取使人人讀書脩身習為孝弟忠信之行興起禮樂廉恥之俗其于治化誠非小補或者必欲廢之何哉因記蓋公之墓感

而為之書

皇元贈儀同三司太保趙襄穆公神道碑陰記

蔚州飛狐趙氏國初有勲勞之臣諱瑨累官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以至元甲申薨肇塋中山堯坊原又五年戊子公之元子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醫院侍儀使秉温請于翰林侍讀學士李謙述公碑銘中書參知政事商挺書太史校官郎楊桓篆額未幾昭文卒昆弟宦遊南北碑不果立又二十四年為

皇慶壬子天子推恩褒封勲舊制贈公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襄穆公昭文亦贈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定國公謚文昭又三十九年為至正庚寅公之第六子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天水郡侯謚忠敏秉政有子曰儼始克買石作碑表公墓道仍議刻李商楊三君子銘辭書篆蓋所以追述先志光昭先德其誠孝何如也命其子鄉貢進士時泰屬趙郡蘇天爵記諸碑陰夫自

古帝王之興曷常不賴輔弼勞烈之臣以共成大業者乎我國家興王之初一時忠勇貔虎之士戰伐攻取料敵制勝及中國既寧握符持節敷政宣化赫然勃然揚聲名於宇宙著功業於册書不知幾何人矣考其一身之富貴子孫之昌榮則不妄殺人之效澤被生民之功斯可徵焉伏讀襄穆之碑未嘗不再三嘆慕之也公從征三十年善撫循士卒臨戰未嘗妄殺每以活人為心及蒞吏民政慈祥豈弟人不忍欺其為監司務持大體

不事苛細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嗚呼當至元大德之間功成治定朝多偉人文物制作比隆前古李公銘章敘事典實裔公正書端嚴有法楊公篆籀考究精詳蓋自漢魏以來孝子慈孫欲圖不朽其親多求碩儒為銘能書篆者副焉故唐人銘其先者必得三服斯謂之孝今㓗穆之碑既具三君子之制作其傳于後無疑也昔歐陽文公葬其父于吉之瀧岡閱六十年乃表其阡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夫君子之德蘊諸身信知其有後乎

襄穆之歿幾七十年子孫六世傳百餘人冠冕相繼蔚為海内名家雖曰襄穆德澤之所覆燾亦惟昭文忠敏諸公承宗睦族詩書忠孝之訓有以啓迪之也故本深者枝葉多茂盛德厚者傳緒常永遠理固可信而不可誣者哉儼由中堂掾為南行臺焰磨就遷御史改僉湖北廉訪司事會有詔遷守令擢泰州尹考績有成名入待制翰林兼國史院編脩官進拜監察御史方嚴廉正君子稱之乃推本祖宗之懿傳諸不朽其用心仁厚者

歟雖然朝廷之制凡國初効節之臣有司聽建祠宇歲時致享襄穆公屢典名郡遺澤在人其守牧必有援制為之請者麗牲有碑尚當執筆書之

真定奉恩寺買田修殿記

真定實河朔上郡山川之雄城郭之固官署民廬之所浮屠老子之宫瓌偉壯麗甲于他邦奉恩寺居城之中作于北齊之天保唐元和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又增構焉金季燬于兵元有中夏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

定公私所居釋老之舍燦然一始于時祖師道琳實主是寺再傳曰政公安公克守其舊今宗主勝始慨然曰寺興幾千年國初迨今又百年矣屋日以獘乃竭贏餘并出已有以興繕為任久之始完寺舊有邸舍百餘間無極西門里田二百八十畝勝增買三百四十畝又買真定常山里田一百六十畝原頭里墓田三十畝建居屋八十間浴室二區酒肆一區歲收其租月取其直於是諸僧處有安居廪有餘粟而無風雨饑寒之憂矣先

是奎章閣大學士呼公請于朝勑賜金字佛經若干卷
勝具其事來請文以志諸石予里人也不克終辭夫自
昔有國者養民之方咸備蓋井九區之田而教之耕分
五畝之宅以為之居民無有無職事而食者自佛教之
入中國穹宮以奉其身良田以食其衆優養可謂至矣
學佛之徒可不清潔其躬扶植其教朝夕揭虔頌禱思
圖報其萬一乎余官禮曹每見朝廷崇奉釋氏興建梵
宮歲新月異又割江南腴田賦其租入以貢供祝髮今

勝不資官帑不勞民力能完其居以庇其徒非其材有
以動人能若是歟嗚呼世之有官者使皆有其材能則
天下之事何患其不治乎勝闡教乘一鄉傾信而大歷
資福諸僧咸請主其寺云

滋溪文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滋溪文稿卷五

元　蘇天爵　撰

序

趙氏族譜序

古者公侯大夫之家合宗睦族之道可謂周密深遠者矣自周衰禮廢宗子法壞而族無統後世譜牒尚有遺風焉譜牒又亡無百年之家子孫分散而無所屬是以

先儒深嘆夫古禮之廢壞也葢姓氏者其初一原也子孫者其初一人之身也一原而不知其所本一身而不知其相親循至于此大夫君子獨無所感于心乎蔚州蜚狐趙氏其先自周隋間家朔方不能遠本世次今自評事府君而下得七世合宗族子孫葢百餘人宣𢡟公始議述譜以傳俾子孫知身之所自出以起親親之心庶幾昔人睦族之道而于古禮有所興起也夫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序

張母節行詩序

古者婦人之善不出于閨門蓋必有持節守義不睽婦道處人之所甚難然後見述于君子流聞于後世此共姜之節録于國風紀叔姬之賢備書於春秋者也其所以嚴閨門内外之禮重夫婦始終之義為後世勸不亦大乎鎮陽張祜以其母夫人杜氏之賢來請曰吾母之幼也孝於其親既嫁克盡婦道年二十七先君子卒哀痛憂苦盡鬻服飾以供喪具於是祜生三年矣持擕鞠

育唯恐弗至祜嘗有疾吾母禱于神曰昔良人歿妾所以不即死者以是兒故今兒又疾惟神祐之令吾夫之傳不絕吾雖死無憾矣及祜稍長乃輟衣食資之從學俾克樹立自先君子卒吾母深居簡出禮節自持今年幾七十康寧壽考將求縉紳先生頌而詩之以傳于世庶幾孝子之用心乎天爵昔居鄉里嘗與夫人之兄今濼州使君游又置祜之諸父郡文學先生者固知夫人詩禮舊家見聞濡染異于常人宜其節行堅苦能若是

也矧在國制夫亡守義則旌異門閭以化其鄉邦而鎮陽乃郡守治所又有憲司臨涖其上必有以夫人之行表請于朝者矣故因祜之請述詩春秋之旨及其家世之懿序以傳焉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序

漢泉漫稾序

漢泉漫稾者故御史中丞曾文貞公所作之詩也公薨諸子南行臺御史復亨西臺掾履亨采録彙次將板行

馬天爵伏讀而深嘆前脩老成之不及多見也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奠中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于庭豈獨經紀法令寛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茂不繢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久長保民于安乂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歌詩其尚有可稽歟夫言辭出于心者也而其行事之著于外者又豈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寃其治民也慈祥豈弟不為聲威世多長者之譽

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惇奬廉退爲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其言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者則故老之話言先朝之風律可想而知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

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故國子助教贈太常禮儀院判官西林先生李君詞詩若干首其子浙東僉憲好文將刻以傳于世天爵昔游成均侍先生館下故僉憲以序屬焉夫自漢魏以降言

詩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
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名其
家卓然一代文人之製作矣我國家肇定河朔有若金
進士元公好問獨以文名歌詩最其所長及嚴侯興學
東方元公為之師齊魯縫文之士雲起風生以詞章相
雄長而閻徐李孟之徒世所謂傑然者也諸公進用于
朝遂掌帝制專文衡一時新進小生爭趨慕之矣西林
先生其家大名幼為古學習六經百家之說詩則取法

于唐于近世宋金諸作未遑學也蓋其為詩興寄高遠
托諸諷議不為空言欲有補于世教是故讀蠶災謡則
有憂世恤民之志讀脩鄉校詩則惜一世人才壞于刀
筆之末及送其子赴鄉舉也則勉以問學勿速成名蓋
忠厚惻怛憂思深遠隠然著于文辭視彼連篇累牘第
咏風雲之狀者大有逕庭矣初先生為大名廣平郡文
學凡十餘年大德末始至京師由公卿薦命教國子又六
七年歸老于家平居循循不見喜怒唯以經術教授為

業暇則長歌雅曲吟咏性情以自適未嘗希世釣名以苟進取葢有古君子之風焉當是時翰林應奉王伯葢者與先生居同鄉郡交最善詩尤清麗閑遠亦以不阿世好而卒嗚呼自昔君子沈抑下僚用不極其才合可勝數獨其文章尤克表見于後方之富貴焫奕與草木同腐者相萬萬也僉憲舉進士禮部薦名第一歴官詞林奉常成均擢拜御史以文學稱于時葢其家庭傳授有所本云至元五年龍集己卯六月壬寅嘉議大夫江

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蘇天爵序

齊乘序

齊乘七卷故兵部侍郎于公志齊之山川風土郡邑城郭亭館丘壠人物而作也古者郡各有志中土多兵難書弗克存我國家大德初始從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蓋欲盡述天下都邑之盛書成藏之秘府世莫得而見焉于公生于齊官于齊考訂古今質以見聞歲久始克成編辭約而事該公在中朝為御史憲臺都

事左司員外郎終都田賦總管以文雅擅名當時既卒其家蕭然獨遺是書于其子潛余官維揚始得閲之嗚呼齊地之强民物之夥自古然也桓公任管仲以成霸業聖人嘗稱其功謂一變能至于魯後世去古雖遠山川郡邑猶存革其俗以化其民獨不在夫上之人乎當漢之始兵戈甫曹參為齊相師禮蓋公以清静化民齊乃大治兹非其效歟今齊為山東重鎮所統郡縣五十有九宦游于齊者獲是書觀之寧無益乎予于于公之

言重有感焉謂三代兩漢人材本乎學校之教養謂風俗自漢晉以降愈變而愈下美昔人之賑饑有道嘆近世之採金病民以稷下學術流于異端以海上求仙惑感于神異斯亦足以慨公之志矣夫公諱欽字思容益都人潛擢南行臺掾云至元五年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趙郡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閔習俗之獘於文法思

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俊彦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為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問學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為待制遷直學士訓詁誓命温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為尚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

天子親見郊廟祼獻禮文多公裁定及爲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郎廟有關于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必嗜學非三代兩晉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勲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

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
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為觀美也至
于仁宗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公
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
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歿其從弟察院掾
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
臺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至元
己卯冬十一月趙郡蘇某序

曹南李時中文槀序

客有示余文一編者讀之辨博宏衍若無涯涘蓋本諸經以為辭非空言以自詭者也余亟問之客曰曹南李時中所作余曰宜其然蓋時中少學于槀城王祁京甫京甫則臨川吳先生之高弟子也初宣慰使珊竹公延導江張氏于儀真誨其子弟張氏沒復延吳先生為之師故真揚閒學者甚盛京甫旣傳其師說開門授徒時中尤知名于時者也嗚呼昔宋之季文日以𡚁而江淮

俗尚武俠儒學或未聞也國家既一四海儒先君子作而興之獨以經術訓諸其人宜其講授淵源之有自歟時中為人沈潛縝密讀書刻苦不急一時之譽而譽日彰久之大臣有知其賢者薦之于朝得為校官又辟為掾行省不樂俯仰輒棄去蓋昂然特立之士也延祐至治間吳先生兩被名命入朝道出真揚館于時中之家時中授教益多惜乎藴其材能弗克表見于世予官淮東訪求士之賢者得數人焉時中其一每嘆去世之益

不及與之講所學也後之讀其文者尚及識時中之志矣夫

蕉齋詩集序

故遼東廉訪使荆公有詩若干篇其孫晉陵縣尹思德板行于時公之仲子右衛屯田千夫長訥授天爵讀之且曰叔父行事粗見于斯幸序而發焉昔在世祖皇帝一時侍從之賢今不及見矣公少學于翰林李公治至元初來遊京師左丞張忠宣公方在中書以薦賢為己

任與公語奇之館于家塾命讀所未見書歲餘忠宣薦公于秘書焦公補興文署校理尋又薦于符寶董公遂為符寶局直長局陞為典瑞監就用為丞為少監又遷太監久之拜淮東道提刑按察使會改肅政廉訪公仍為使按行屬邑風化肅清元貞初改使遼東以謀墓告歸老于家公在典瑞凡十三年未嘗別遷他官蓋上以符璽國之重器必得儒臣忠清愼密者司之公與王文恭公思廉實為同列上命近侍以為師表焉巡幸蒐畋

公皆扈行以是屢承眷顧嘗從獵三不臘風雪暴作上
念公等不能饑寒名入虎帳賜酒入食殆從征叛王于
山北還至隆興時己八月上聞畿甸禾稼未穫遂復北
行是皆見于　公詩可徵者也又嘗讀　公薦平章武寧正
憲王書有曰曩者奸臣恃勢作威烈于猛火衆莫敢言
近侍徹理不避雷霆之威昧死論列竟使伏辜某與徹
理同為從官第知其進止有常取與不苟至是又知其
敢言也今徹理列官閫省獨俾一方受其利益宜置朝

廷朝夕獻納贊成天下之務其為利益不亦溥哉此公官淮東時所上也夫以世祖聖明天縱又得左右從臣匡輔啓沃若此則當時治化之隆豈偶然哉嗚呼自昔國家慎選侍御僕從以旦夕承弼厥辟蓋以此也天爵少時嘗聞故老言至元政事人材之盛今讀公詩尚得一二焉傳曰詩可以觀不益可信歟公諱玩恒字文紀趙之寧晉人蔗齋其自號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既望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言為職者正己正言無諷無顯主于理勝而已故國憲以之而振肅治化以之而清寧善人足以有立于世不善者聞風斯引退矣天爵伏讀順聖魏公之文其尚有所徵焉公以前朝故家述其父祖遺業聲譽著聞中臺既立辟公為掾陳書辭不應其說曰昔程顥為御史進言於朝廷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也未幾擢拜御

史知無不言謂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禮不肅則華夏無所瞻仰法不立則臣民無所持守及其進為僉憲副使治書侍御史中丞終始不離風紀其執法嚴重務存大體儼然人望而畏敬焉世祖御極思得俊賢布列有位嘗命公訪求人如魏徵者公對曰天下未嘗乏才顧用之何如耳且徵之為徵以太宗能聽其言也不然徵雖忠直將何所施當是時國家圖治方急求言甚切蓋欲敷宣政教休養黎元至于是非予

奪則一歸之公議一時中外居言責者大抵都文學老臣之士若渾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遹汲郡王公博文文王公惲東平張公孔孫徐公琰及公等是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呼前輩風烈其日遠後學因其語言文字猶能想見一二然公之學本諸春秋春秋之書褒善貶惡公天下之心也覽者能以是求之則庶幾矣公卒後二十年仁皇興念故老制贈公通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鉅鹿郡公謚忠肅云至正元

年八月庚申正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趙郡蘇天爵序

送察君白赴廣西帥府經歴序

世嘗患才之不足于用者非天不生才於今也或教養未至不足以致之或見聞未周不足以識之天下之才斯隱而弗彰矣至正二年予參湖廣省政詢諸僚屬之中而得管勾察罕布哈君白信天下之美材也君白朔方貴族從親官江南三以進士中鄉貢選復以特恩敎授江陰掾浙西憲司佐平江幕府發言制行甚有可觀

治劇剸煩益有餘裕是年湖西用兵省檄君白往糴兵食財省而民弗擾明年詔省憲調廣海官衆擬君白長帥府幕故事得先之官徵予言以為别昔者祖宗勘定中夏一時國人咸起而為之用質厚而材良敦重而正大征謀治法左右先後弼成太平之業者非偶然也海宇既寧憲度斯舉長育當盡其方砥礪宜有其具然後賢能彬彬出為時用覸乎君白之才猷其有關于世道矣夫然而中州内地耳目所及朝廷政令之所先焉而

猶選賢任官以治其民矧荒邊異域山區海聚之間北去京師萬里之遠民物雕瘵居有文移名發之警行有戰伐饋餉之勞而懐柔撫綏之責贊協畫諾之宜苟不慎擇其人何以敷宣天子之徳服遠人乎此諸公所以力薦君白者也君白昔嘗親履其地周知一方利病他日報政而還余益信其才之為不可及矣

渾源劉氏傳家集序

先王之世道德同而風俗美故其政教行于天下莫不

身脩而家齊禮明而樂備去古既逺政教漸微豈惟士
之學行不能世其家而有國者亦弗克維持其治化矣
然而數百年閒士之持身慎行以詩書操義相傳寧無
一二可述者乎若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穆氏家範
之嚴風槩之高有以厲天下矯異世故史氏載之以為
訓焉湖廣行省檢校劉君之彥輯其先世譜牒言行來
告曰吾家渾源傳九世閱二百餘年其在于金舉進士
者八人際遇聖朝仕者若干人然官雖不甚顯而文章

風誼見稱于大儒先生可考不誣念宗族昆弟散處四方故輯録為書俾謹藏之庶不失墜先訓公其序而傳焉余聞古之君子不以名位崇高為貴而惟節義風槩之為尚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其審富貴而安貧賤如此渾源劉氏其庶幾乎金之初年士大夫乘時以干名依勢以取貴無何羣小相傾卒陷于禍南山翁方以清修文雅著名于時用則出而應

之否則安其所守不見喜慍而詞學之懿操行之潔傳
諸其家以及其鄉人者終金之世雲朔諸郡文獻相望
大抵多翁所感發也其子翰林繼之家學益脩居官廉
平恒慕黃叔度郭林宗為人蕭然有高世之志徜徉西
巖泉石之間而佚老焉後之人皆世其學厲其行未嘗
趨勢干名以苟富貴則能傳家保族固其宜哉嗚呼前
代名門巨室泯沒而無聞者多矣蓋非祖考積德累行
倡之于其始子孫讀書立身承之于其後孰能傳序歷

次于久遠歟昔金盛時公卿將相隆名極位赫然震耀曾無幾時聲迹俱滅甚者或無以為繼而劉氏獨能以詩禮操義保其世德若此覽者其亦有所感而興起矣至正三年癸未冬十月癸巳朔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序

禹柏詩序

漢陽府太平興國寺有古柏焉相傳大禹所植眉山蘇公為詩倡之世遂信而不疑往年予按部至郡因即所

謂禹柏者觀之枝榦之昂藏顔色之蒼古雨露之所滋潤風霜之所匽薄非數千百年豈能成此嘉樹乎閒讀禹貢至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則聖人八年于外跋涉山川以拯民溺以奠民居及登大别之山觀江漢之會流尚可得而徵焉昔名伯循行南國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之惜其樹而不忍傷詩所謂勿翦勿伐者也夫古人布政所息之樹而猶愛護詠歌若此況聖人所封植者歟考之于詩有曰新甫之柏而荆州所貢

則有枇栝柏焉獨禹所植者無所考見然則古今詩雖不同其為懐人思古之作又豈異哉今自眉山公以下得詩若干篇府判哈剌台德卿名進士也將帥寺僧刊布四方覽其詩者當思聖人抑洪水之功勿徒咏嘆其樹而已

伊洛淵源録序

伊洛淵源録者新安子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録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邵張遺事以為是書則汴宋一代

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課于憲府朱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没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于真儒雖是弗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于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訹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于圖書闕

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邵子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焕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為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世可謂至矣蓋自古為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為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

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天下故
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
所不可及焉迨仁宗臨御肇興貢舉綱羅俊彥其程式
之法表章六經至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
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列
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才以興治化者其功用
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
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為决科之計而已

嘗即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為法焉讀者能即是而求之本乎聖賢脩己之學自不溺于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訹于權謀功利之説庶幾先儒次輯是

書有望于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巽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趙郡蘇天爵序

太子贊善同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道積于躬行脩于家號稱一鄉之善士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于一國焉又稱于天下焉其沒于

世則善言懿行恐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于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于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慎言處于家庭則蕭然以莊接于鄉黨則薰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朴茂

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為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為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才以美風化其規模宏遠也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凛然傾動海內于是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其家徵起之間嘗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

來官于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為矜式會御史觀音寳潘惟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刊布于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淳而義正信乎有德者之有言也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遠日亡獨頼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善哉御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矣夫至于貞敏之文散佚無稽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中奉大夫陜西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序

滋溪文稿卷五